

心弦

戴霖军

又见麦浪

漫卷轻翻风正熏，镕金遍野自氤氲。
此生幸作农家子，麦浪重逢分外亲。

题友人所摄双鸟图

枝桠摇曳恍天台，忘却忸怩腮贴腮。
若得呢喃能解语，天荒地老不须猜。

题友人老宅门前硕大仙人掌

花如醇酒刺如矛，厮守苔痕春夏秋冬。
一片痴心君莫问，旧墙门里有乡愁。

乌贼(墨鱼)

终年深海自营营，堪叹无端负贼名。
空有一腔泼天墨，谁知前世是书生。

壬寅漫咏

弹涂(跳鱼)

小洞栖身心自安，跳来跳去任盘桓。
宫商角徵丝桐上，偌大海涂谁敢弹。

环卫工

朝扫尘氛暮扫愁，可怜鸟鬓扫成秋。
何时覓得拂云帚，振臂一挥净九州。

老茧

肩锄荷笠每耕春，老茧新成倍可亲。
稼穡元知苦中乐，此生合是种田人。

七七事变 85 周年怀卢沟桥

国耻家仇凝此桥，狼烟散去恨难消。
遥知今夜卢沟月，犹照醒狮唱大刀。

乡间偶遇少时玩伴

乡间偶遇闪惊眸，共举白头望白头。
往事如烟拂还绕，一壶佳酿是乡愁。

见火烧云有感

泼猴踢倒老君炉，烧得银河水欲枯。
殃及凡尘忧旱魃，天庭谁肯悯农夫。

观雨

漫漫霏霏如梦轻，柳帘谁许燕穿行。
红绸伞下春思湿，一片岚烟抚不平。

闽京广线京武段高铁时速
达标 350 公里戏题

闻友江城正举樽，便登高铁别京门。
长风一驾三千里，箸上武昌鱼尚温。

听老歌明天会更好

谁家旧曲动心弦，往事随风到眼前。
岁月如歌歌似酒，酿成希望在明天。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平安返回

昨日银河尚摘星，今时打卡北京城。
他年我赴嫦娥约，能否顺风捎一程？

石梁飞瀑

石梁作伴不知年，满腹珠玑谁比肩。
闻道瀛洲天更阔，奋身一跃向平川。

农耕体验园见小游客

斗笠歪斜垄上行，锄头一把学农耕。
种瓜种豆开心处，梦与幼苗同长成。



第865期

潘吉

雁 苍 山 景

光影

夜色

(潘吉 摄)

月嫂梁姐

柴溢

第一次见到月嫂梁姐，是在我生完孩子出院的那天，我们顺道去接她，我看到她推着箱子迎面走来。慢热的我，曾经无数次想象过该如何和月嫂阿姨同房照顾小宝宝，此刻竟没有半丝排斥感。

还记得那一天到家已近黄昏，手忙脚乱的大家和不能动弹的我，在如此慌乱又杂乱的场景中唯有梁姐淡定自若，询问物品的位置，自行整齐地摆放。

“第一天到家都是这样的，过几天就顺了。”梁姐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我和宝宝的各项事宜，期间还下楼做了顿饭，“第一天稍微简单点，明天让你妈妈把菜买来。吃完，吃饱。”我看着桌上的四菜一汤，第一次对简单这个词有了新的定义，也第一次见识了“临危不乱”且手脚麻利的梁姐。

月子里的日子简单而又繁杂。简单的是每天的事都是重复又重复，围绕着孩子转；复杂的是这些事情都需要细致又细心，每天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梁姐学习能力强，电饭煲、消毒柜、洗衣机不用教就会。

每次做完月子餐或点心，她都要问上一句“行不行啊？”配上期待的眼神。

“行啊！”我说。

她笑了，弯弯的眉眼，仿佛如释重负，“你总是说行啊行啊！你爸爸说你不吃葱你也不说！”

“啊？哦，想起来了，我怀孕的时候突然闻不了葱的气味了，怀孕之前都是吃的，现在也没感觉葱的味道异常了。”

“噢，是的，怀孕有时候会改变口味。”顿了顿她说：“有什么不吃的跟我说哦，有什么不好的也跟我说哦，不好的我会改，不会的我可以去学。”

于是月子里的餐餐点点，从蛋饼到八宝粥，从藕盒到香酥里脊，从鱼丸到虾滑。

小宝吃饱喝足之后总是懒洋洋地斜躺在梁姐的怀里，安安静静。“你看，小宝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梁姐一边说着一边模仿小宝的动作和表情，让人忍俊不禁。

小宝撒娇发脾气的时候紧闭着眼睛瞪着双腿好大声地哭着。“你看你看，一闭上眼睛就蛮不讲理了，哇啦哇啦。”梁姐说。

深夜起来泡奶，小宝哇啦哇啦哭。梁姐：“哪有马上好的啊，稍等片刻嘛。”

梁姐语言中带着天生的幽默感。梁姐抱着小宝，刚喝完一脸奶的小宝蹭着梁姐扭来扭去。

“噢，咋整的呢？你的饭都搞我脸上了。”

小宝洗澡怕水抓着手臂的时候，梁姐说：“在呢在呢在呢，还抱着呢！”

梁姐说，母亲和孩子之间有着奇妙的联系，你一感觉涨奶了，孩子也就醒了，很神奇。不信，你细细感受。

梁姐会在半夜不厌其烦地喊我喂奶，“你不用起来，我把孩子抱到你身边来。”

“啊，昨晚你太累了吧，一喂完一边奶就四仰八叉地睡了，我连叫都不醒。于是我又搞奶粉。啊呀呀，你看你一睡着，就啥都不管不顾了。”

“睡着了嘛。”我不好意思地说。“这两娃哭声震天响，这你也能睡着？”“哟乖乖！”

梁姐有她独特的口头禅，可爱又萌萌。

她不仅会适时地说“乖乖”，还会说“搞点，整点”。

“哟，乖乖，一会儿不见，尿不湿一大包，吃得好长长得好！”

“100(ml)不够，再整50！”

“再搞点(牛奶)吗？搞点！”

“这款奶粉断货啦呀？涨价这么多？哟乖乖！”

梁姐是我见过最会用拟声词的月嫂。

小宝猛涨期食欲大开，“呱呱呱唧唧唧一口气干完！”梁姐举着奶瓶得意地说。

“原来是有蚊子！我说呢，小宝怎么咣咣唧唧从床的上面蹿到下面去了！”梁姐气愤地说。

“小宝唧唧唧唧，把大宝吵醒了，大宝一下哇啦哇啦。小宝，你长大可能会被姐姐踹。”

从梁姐口中说出的拟声词千变万化，生动形象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给日子增添了几分生趣。

她在的每一天，夜晚我都可以放心安睡，白天也可以沉浸式午睡，精神状态甚是良好。

离开的那天，她整理好东西下楼后又上楼：“再抱一抱。”她像过去

的两个月那样再一次拥抱了两个宝贝，眼神和动作间明显带有不舍。“啊，尿不湿满了。”她迅速地去拿新的尿不湿，像往常一样麻利地换上。她看着孩子，说：“小溢，帮我们拍个照吧！”拍完照，“小溢，你先去吃饭吧，我再看会儿孩子。”

我的心中五味杂陈，已然泪目。

“林总对我说，你妈妈要求高，要长得高，长得白，长得好看，这些我一样要求也没达到，哈哈……”爽朗的笑声回荡在屋内，掺杂了诸多不舍的气氛。

人生路上，一程又一程，遇见一些人，记住一些事，留住一些情。是的，从一开始，梁姐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然而在两个月的朝夕相处过程中，却已然抵达我们的内心深处。

送梁姐回去的路上，我说：“有空常来玩啊，我会想你的。”

“一定啊，一定。”

有时候你明知道有些地方一辈子只会去一次，有些人也很难再相见，却依然忍不住地怀念。

“抱一下啊！”我说。

“抱一下。”

“最近辛苦了，好好休息两天。”

“嗯，出来了就继续搞钱。”梁姐依旧爽朗地笑，言语间的坦诚无不透露着一名普通老百姓最单纯的愿望，朴实且真挚。

“你先走，我看着你走。”梁姐说。我开车走的那一瞬间，泪如雨下。

这一场相识，虽然是雇佣关系，却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人文情怀，温暖且真挚。

新星④

吕晓曙·散文二题

吕晓曙，1990 年代生人，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入选浙江省作协第六批“新荷计划”人才库，曾参加浙江重点影视文学创作研修班、2019 年浙江青年作家研修班。已在《中国作家》《浙江诗人》《西湖》(增刊)等发表散文、诗歌 60 余篇(首)。获评宁海县采石文学奖一等奖、宁波市“最美 90 后”、2019 年度宁波市“向上向善好青年”等奖项二十余个。

在海头

仲春时节，是徜徉在大自然的最好时光，万物终于熬过严冬，渐渐苏醒。大地染绿，古树发新枝，一些花儿竞相开放。大概所有的灵魂都乐于在这个时节接受大自然的恩赐，我也一样。

海头村文化礼堂建在村服务中心不远处，它是安妥的，四周空旷。隔开巷道，另一侧是一条清凌凌的水渠，水是哺育生命的母乳，浅浅的波纹，水流潺潺，不疾不徐。我像是一个窥探时光何去何从的感者，站在水边聆听。水下的胚芽，响应着春的召唤，梦寐里打着哈欠。如今的海头静、美，让我的身心都沉溺进去，享受。

跨过渠坎，培育菊花的基地就在眼前，春之初醒，清风徐来。培土精细，异常平整。菊花没有争奇斗艳，有的是铮铮傲骨，像极了这个被海洋文明哺育起来的村庄的腴性。

我在鹅卵石铺就的里巷兜兜转转，时光沉淀的古色古香扑面而来，让原本有些粗粝的脚步慢下来，偏静。路上点缀着青苔嫩草，身边是古宅青砖砌起的墙体，斑驳，偶有一两块砖向里凹陷，屋檐拱形的门檐下是脱了漆面，斑旧的木门，虚掩着，岁月的沧桑就这样在这里定格。古屋的威严犹在，厚实的车门，赭色的条石门槛。我冥思着，浓郁的古时文明氤氲在这里，肃穆凝重。

“缥缈江山翠作堆，青烟薄靄拥崔嵬。”海头人将村族《庄氏宗谱》中的诗词请出来，汇成“海头八景诗”，挥洒在笔墨间，颂古道今，凝缩成风格迥异的 8 幅书法作品，简单装裱后挂在厅壁上。海头人缮古宅，存古物，让历史的温度温暖后世子孙寒寂的心灵。

在村记忆馆里，渔网、滩涂橈、鱼篓等渔具围着展厅的墙沿并排陈列，见证着曾经的渔村，那些靠海吃饭的历史。睿智、勇武的海头渔人形象从这些渔具里跳脱出来。

“半种山田半打渔”，曾山瞰海隅的宁海，自古山多田少，许多人凭手艺走南闯北“讨生活”。海头

位于宁海东乡，靠山滨海，工匠发展有其地域特色。一幅幅照片里，雕花匠、箍桶匠、篾匠神情专注地忙活着，刨子和大大小小的木头锯子诉说着海头木匠精湛的手艺。而今这些物件有些已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却依然讲述着海头人家匠人匠心的传承。

自北宋以来海头村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变迁，涌现出许多翘楚，他们让海头人“勤耕好学，坚忍不拔”的精神得到了传承发扬。我在记忆馆里“遇见”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有航空事业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胡家润，闻名乡里的已故书法大家胡直夫。有北大博士，某教育机构高级顾问；2008 年的宁海县高考理科状元，北大硕士研究生。他们是这方水乡养育的人杰，是自此翱翔天空的巨鹰。曾经贫弱的乡村，走出了才俊鸿儒，不能不让我投去敬仰的目光。

追思、发问，身在浓缩了海头千年变迁记忆的展馆，让精神的根须完全呈现在眼前。

我在记忆馆里静静观摩，穿梭于各个展厅，一颗浮躁虚华的心，便在高度浓缩的文明里安宁下来，渐次丰润。凝视这些大浪淘沙之后鲜活的见证物，他们融合了物质与精神的双向元素，让我顿生敬意与久违的欢愉。

走出记忆馆，天湛蓝，风轻云淡。我顺着鹅卵石巷踱几步来到了村中心湖，流水潺潺，锦鲤嬉戏。九曲桥、延寿亭、休闲广场、聊天长廊……在桥上遇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身着一件黑色中山装，干净、笔挺，他用温热的颤音同我打招呼，我从他的笑容里看到了时光本来的面目，从容、简单。

海头是美丽的，变革的，充满着希望的觉醒。它是当年左联烈士、乡贤柔石乘航船去石浦转上海的海头埠。

一个人，一个上午的时光与一个村庄融在一起。我想，梦想、力量、团结、专注，将会使海头走得更远。

浅忆记

是一个夜，幼年。妈妈在离家一路之隔的小卖部打一场麻将。

我们央到各自爱吃的零食后归家，站在道地里吃得欢。公路边上传来三两个玩伴的欢呼声，随即是玩具赛车驶过的声音。“嗖——”拉得老长。当时正值日产动漫剧《四驱兄弟》热播，玩具赛车渐成大小小一群玩伴的新宠。我们心生艳羡，当即找来各自存零钱的可乐罐。费了很大劲，又晃又倒，小指伸进瓶口一枚一枚地抠，记忆很深，不知怎么回事，当时都没开灯，摸黑摸的钱。一齐到小卖部打算买一辆玩具赛车解馋。

玩具赛车就被店主放在进门的货柜台面上。灯光下，它们在我们眼里格外流光崭新，色彩发亮。我俩站在柜台前盯着看入了迷，顿醒过来就在柜台附近晃圈接着看，这是越发明显的“此地无银”式的漫不经心。想来是母亲在店里，所以迟迟没敢买吧，再者确实费钱，对我们来讲是笔巨款，长年累月一元、五角、一毛地攒起来的零钱，转眼就要没有了，舍不得。可着实对玩具赛车牵肠挂肚。在这档口，看看店里的人都在打麻将，看人打麻将，也没看见店主。柜台边就我俩，再低头一瞧眼前咫尺心念念的玩具赛车。我伸出手拿起一件，我们两人肩并肩靠着，我胆战心惊地将拿上东西的手收回来，将东西遮挡在两人之间。我晓得那一刻的脸发僵，得到东西的手在发抖，强硬抑制住难以言说的害怕，倒没有慌忙间撒丫子就跑，一前一后转身从店里走了出来。回到家靠在墙根下，手里握着玩具赛车，记忆犹新的心跳，“噗通噗通”地，清晰、剧烈。夜幕下我俩拥有了第一辆玩具赛车。是我们，或者是我从店

里“顺”回来的。

是一个下课后的中午。当时我上四年级，好多天眼见几个男同学的中餐从初中部附近的简易饭馆里外带回来食用。这天与念二年级的你说好，中饭由我跟他们去校外带回来。只记得，我跟在他们身后，七拐八弯地在一条约一条弄堂里穿来穿去，走得很慢，用了很长时间，走到后来腿脚有些发酸。就要赶到饭馆的时候天下起了雨。到地方，其实就是里外两小间砖坯房，坐满了人，情理之中全是初中生，我匆匆忙忙买下一份炒面干、一份炒年糕就出来了。回忆时走的是水泥路，算大道了。刚没走多久雨突然下大了，他们在前头随即快跑起来，招呼着手喊我快点。我试了试，快不起来，就决定慢慢走，怎样都要淋湿，也没差别。记得，黑湿的水泥路面，雨落在肩头有些冷。递给你餐盒的时候才发现筷子只拿了一双，我决定待你先吃完来拿筷子，那时你略微黝黑的腮帮上生出了浅浅的酒窝，纯粹明净。

阳光很干净，不热。白云不时将八九点钟的太阳遮去一些，在我后背上显现出温差。一株藤蔓俯着身几次三番和我打招呼，非常热情。打火机的火摇曳着，熄灭又点起的烟，我的汗渍落在白色的烟纸上，灰褐色，会是时间额头鬓角上的斑点吗？

烟，蚀在明晃晃的许多个下一秒钟里头，越吸越短。有风抚过耳畔，发梢，领口和呼吸。指尖、掌心、手腕被燃着的烟灼了，三次。我望见葱茏苍绿的山冈，白云飘飘，蓝天浩浩。

我反复听见你说——

路还远，日子还长，我在你身旁……